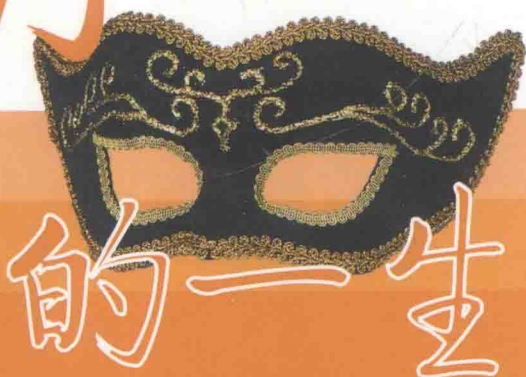


克丽斯汀



的一生

CHRISTINE'S LIFE



[挪威]西格里德·温塞特
SIGRID UNDSET
(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斯◎等译

中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 册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4

圣乔治弥撒日（2月13日）来了，又过去了。克丽丝汀坚信她最迟那一天会分娩。而现在四旬斋的玛丽亚弥撒日（3月25日）眼看就要来临，她还挺着身子走来走去。

尔郎不得不到尼达洛斯去参加四旬斋中期的会议，他说星期一必能赶回来，但今天已是星期三，他还没到家。克丽丝汀坐在大厅里，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她好像没有力气拾起任何工作。

阳光由出烟孔照进来——她觉得今天外面一定像春天，遂起身披上一件斗篷。

有个女佣告诉她，女人若过了产期而不分娩，不妨让她婚礼上骑的那匹马到她膝头来吃谷子，听说很有效。克丽丝汀在厅门内站了一会儿——眩人的阳光下，院子一片棕黄，亮晶晶的水泉是冻结的细川流过马粪和肥料堆。旧屋顶上的天空显得很亮，是绿蓝色——东储藏屋的横梁上安有两个头像，今天空气清爽，头像的镀金痕十分醒目。水柱滴呀滴的，由屋顶滴下来，炊烟在和风中旋转和飞舞。

她走进马厩，从谷物箱抓起一大把燕麦，兜满裙摆。马厩的气味和暗处的抖动声使她觉得宽慰。但是马厩有人，她不好意思执行原定的计划。

她走出来，将谷子扔给后院搔地和晒太阳的母鸡吃。她思绪飘得老远，眼睛望着马夫托尔栉梳和刷洗灰色的骟马——灰马正在掉冬毛呢。她不时闭上眼睛，抬起一张在室内关白了的面孔去晒太阳。

她静立时，有三个男人骑马走进庭院。为首的是一位她不认识的青年教士。他一看到她，立即跳下马，伸着手向她走来。

他微笑说，“我想，你不会给我这么大的面子吧——你，庄园的女主人，居然出来迎接我。不过我仍旧谢谢你，我猜想你一定是我嫂嫂‘劳伦斯之女克丽丝汀’吧？”

她涨红了脸说，“那你一定是我的小叔子——牧师会会员冈诺夫神父。你好，大人！欢迎回到胡萨贝！”

神父说，“多谢你欢迎我。”他依据她所知的外国礼俗，低头吻她的脸蛋儿。“尔郎太太，愿你来这边过得快乐！”

“哈尔德之子武夫”走出来，叫一名车夫接过客人骑的马匹。冈诺夫热诚问候武夫：

“你在这儿！亲戚？——我以为会听到你结婚当户长的消息呢。”

武夫笑道，“不，我不结婚，除非我要在妻子和绞架间作一选择。”神父也笑了。“我已对魔鬼立誓不结婚，就跟你许诺上帝一样。”

冈诺夫神父笑着回答说，“是的，那你无论转向哪一方，都平安无事。因为你将来对魔鬼违约，一定会成功的；不过有人说，就算对恶魔立誓，也该遵守诺言……”他讶然问道，“尔郎不在家？”宾主走进餐厅时，他伸手去扶克丽丝汀。

克丽丝汀为了掩饰害羞的心理，特意跟女佣们一起活动，监督布置餐台。她叫尔郎的博学弟弟坐高席，自己不肯陪他坐上去，他遂移过来跟她坐板凳。

此刻她坐在他身边，发现冈诺夫至少比尔郎矮半个头——但他的体积似乎比较大。他身体和四肢都结实些、厚重些，宽宽的肩膀挺得很直——尔郎则有点向下垂。他穿着教士最恰当的黑衣服，长袈裟垂及脚部，上面几乎遮住亚麻衬衫的宽领带；用的却是珐琅扣子，食器套着银鞘，吊在织花腰带上。

她仰视冈诺夫的仪容，他的脑袋浑圆有力，面孔瘦而圆，额头宽宽低低的，颅骨稍显太大，下巴圆润优美。鼻形很直，耳朵又小又漂亮，但是嘴巴宽，嘴唇薄，上层往外翘，盖住了下唇的一点红皮。只有头发像尔郎——顶上剃光，四周的短发黑漆漆的，发出煤炭般的光泽，和尔郎的长发同样柔软如丝。此外他长得倒像堂兄兼表兄“巴德之子慕南”——她现在看出，慕南年轻时候大概真的很标致。不，他是像他阿姨爱丝希尔德——她发现他的眼睛跟爱丝希尔德夫人一模一样——琥珀黄的眼珠子，在又直又细的黑眉下闪闪发光。

起初克丽丝汀见到这位曾在巴黎和拉丁语诸国求学的小叔子感到羞怯。后来腼腆的心情慢慢消失。跟冈诺夫神父交谈好自在。他似乎不谈他自己——更不想卖弄他的学问。但她事后一想，他告诉她的资料真多，克丽丝汀觉得她以前从不知道挪威之外的世界有多大。她坐着瞻仰冈诺夫那骨头粗大的圆脸和微妙活泼的笑容，一切俗事都忘光了。他在袈裟下面将一只腿盘在另一个膝盖上头，并用粗壮的白手抱着他的脚踝。

下午他陪她坐在大厅，问她想不想下棋。克丽丝汀回答说，她想不起屋内有棋盘。

冈诺夫茫然问道，“没有吗？”他走过去找武夫：

“武夫，知不知道，尔郎怎么处置母亲的镀金棋盘？——那是她留下的消遣用具——他大概没送给别人吧？”

武夫说，“放在楼上军械库的一个矮柜里。我想，他不打算让棋盘落在别人手上——我是指以前住在庄园的人。冈诺夫，要不要我去搬那个矮柜？”

神父说，“好——现在尔郎大概不会反对了吧。”

过了一会，他们俩扛着一个雕花大柜子回来？钥匙插在里面，冈诺夫将柜子打开。上层摆着一个七弦琴和一架克丽丝汀从来没见过的弦乐器。冈诺夫说是萨陀铃——他随手拨弦，可惜发不出声音。柜中有一卷卷缎带、一框框丝绸、绣花手套、丝绸头巾和三本带扣子的书。最后冈诺夫找到棋盘，方格呈黑白两色，棋子以白色和金色的鲸牙做成。

克丽丝汀对小叔子承认说，她下棋很笨，弹琴技术也差，但她急着去翻书。

神父说，“是的——克丽丝汀，看来你学过认字读书？”她有点自负地说，她小时候学

过不少哩。住在修道院期间，她因为会记会写而饱受赞誉。

她一页一页翻书，神父含笑站在她背后。有一本是屈斯坦和伊索尔达的骑士传奇，另外一本是圣徒传——她翻到圣马丁那一篇。第三本是拉丁文，以流利的书写体构成，大写字母涂上各种颜色。

冈诺夫说，“这是我们祖先尼古拉斯主教的遗物。”

克利丝汀半念出声：

“求你只掩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冈诺夫问道，“你看得懂？”克利丝汀点头说她略微懂一点。她明白字义，刚才瞥见这首诗，就深受感动。她的面孔微微颤抖，压不住满眶的热泪。冈诺夫把弦乐器放在膝前，说要修修看。他们坐谈时，听见院子里有马蹄声——尔郎接着冲进大厅，高兴得满面春风——他已经听说弟弟来了。两兄弟互相按着肩膀站立，尔郎一直问话，不等对方回答。冈诺夫曾在尼达洛斯住两天，他们没有在那边碰面，纯属意外。

尔郎说，“真奇怪，我以为返乡，基督教堂的所有圣职人员都会列队欢迎你哩——你现在一定很有智慧很有学问了——”

他弟弟笑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欢迎我？听说你在城内，根本没走近基督教堂。”

尔郎毫无悔意说，“不错，老弟——我能避开大主教老爷，决不走近他——他已经烧过我一次皮了。亲爱，你喜不喜欢你的小叔子？——弟弟啊，我看你已经和克利丝汀交上朋友了——她不大喜欢其他的亲戚……”

直到他们坐上晚餐台，尔郎才发现他的毛毡帽和斗篷还没脱下来，宝剑也挂在腰间。

这是克利丝汀在胡萨贝庄园所度过的最愉快的一晚。尔郎逼弟弟陪她坐高席；他亲自为弟弟切肉、倒酒。第一次举杯敬冈诺夫的时候他一膝半跪，作势要吻弟弟的手。

“万岁，大人！克利丝汀，我们得向大主教致敬——不，冈诺夫，你有一天定会当上大主教！”

家仆离开大厅，已经很晚了，但是两兄弟和克利丝汀继续喝酒坐谈。尔郎坐在桌上，面对他弟弟。

他指指母亲的矮柜说“是的，我结婚时候，曾想起这件家具，认为该送给克利丝汀。不过我很健忘；而你，弟弟啊——你什么都记得。母亲留下的戒指已戴在一只美手上了吧？”他抓起克利丝汀的纤手，放在他膝前，一直转动她的订婚戒指。

冈诺夫点点头。他将弦乐器放在尔郎膝上。

“哥哥，唱吧；以前你唱歌很好听，琴也弹得很棒——”

尔郎正色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接着他用手去拨琴弦：

好国王奥拉夫，哈拉德之子，
骑马进入绿林阴；
发现地面有个小足印，
——真是大消息！

打头阵的“亚涅之子芬”，
他脱口说道
“这双小脚多优美，
若穿上红长袜……”

尔郎含笑唱歌，克丽丝汀怯生生看着冈诺夫——不知道他会不会讨厌这首描述圣奥拉夫和阿尔莱希尔德的小曲。冈诺夫坐着微笑——但她突然明白，他不是为这首歌，而是对着尔郎笑。

尔郎摸摸她的脸蛋儿说，“今晚克丽丝汀不用唱。亲亲，我想你现在中气不足。现在该你罗！”他把弦乐器交给弟弟。

一听冈诺夫弹琴和唱歌，就知道他受过良好的训练：

国君北行入山丘——
他听见小鸽子哀哀呻吟，
哭叹它失去爱侣：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老鹰掳走了我的爱侣！”
它想去追老鹰；
它飞过遥远的荒山。
老鹰带它上山，带它下谷，
带它进入棕色的果园。
果园里有个大厅
挂着紫袍和棺布。
血泊中有一位美骑士——
他是勇敢又善良的天主。
他床头立有石碑，
写着“圣体”二字。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老鹰掳走了我的爱侣！”

尔郎问他“这首歌你哪里学的?”

冈诺夫说,“噢——我住在康特堡的招待所,有几个男孩在外面唱。我想把它译成挪威话。不过挪威话唱起来不好听。”他坐着弹几节曲子。

“好啦,弟弟——午夜早就过了。克丽丝汀大概需要上床了——你累不累,吾妻?”

克丽丝汀用恐惧的目光仰视两个男人,她脸色白惨惨的:

“我不知道……我想我现在最好不要睡屋里这张床——”

“你身体不舒服?”他们俩都低头问她。

她照旧说“我不知道”,并用双手去按臀部后方。“我的背脊怪怪的。”

尔郎跳起来,向门口走去。冈诺夫跟着他。

他说,“真不巧,你没早一点叫她们来,我是指帮忙的邻庄主妇们。是不是比预产期早了很多——”

尔郎脸红得像火烧。

“克丽丝汀认为只要有使女帮忙就够了——她们有些生过小孩——”他勉强一笑。

冈诺夫瞪着他,“你疯了!每个仆妇生产,都有娴熟的助产妇和邻居太太帮忙——你太太竟要学母猫,躲在洞里?不,哥哥——我要你当个男子汉,去请乡间身份最高的贵妇来帮助克丽丝汀——”

尔郎羞红了脸,低头说:

“你说得对,弟弟。我亲自骑马到拉斯佛德府——我会派手下到其他的庄园。你留在这边陪克丽丝汀!”

克丽丝汀看尔郎披上骑马的斗篷,吓得问他,“你要去?”

他走过来,伸手搂着她。

“克丽丝汀,我去找乡间最妥当的妇人来帮助你。女佣在小厅堂为你准备,冈诺夫会陪在你身边。”他吻她说。

她哀求道,“你能不能叫人去请‘安敦之女奥德芬娜’?不过要到天亮才去——我不希望她为我打断睡眠——我知道她工作量很多——”

冈诺夫问哥哥奥德芬娜是谁。

他说,“我总觉得佃户的妻子——不太适当。”

尔郎说,“就照克丽丝汀的意思吧,”冈诺夫陪他走到外面,他站着等马,并将克丽丝汀和农妇结交的经过说给弟弟听。冈诺夫咬咬嘴唇,陷入沉思。

现在庄园里里外外一片骚乱;男人半夜骑马出去,女佣跑进来问女主人怎么样了。克丽丝汀说,现在还不太严重,不过她们得在小厅堂为她做好一切准备。等她要人扶进去分娩,她会传话叫她们。

于是大厅只剩她和神父两个人。她尽量用平静和快活的口吻跟他说话。

他含笑说,“你不害怕。”

“不,我怕!”她仰视他的眼睛——她的目光暗黝黝,十分惊惶。“小叔子,你知道——尔郎那两个孩子是不是在胡萨贝庄园生的?”

神父连忙说,“不,男孩生在亨海尔斯,小女生生在史特林德——一个他以前拥有的

农庄。”他过了一会才问道，“你想起另一个女人以前在这儿和尔郎同居，心里觉得不自在？”

“是的。”克丽丝汀说。

神父正色说，“爱琳这件事，你很难平心判断尔郎的作为。尔郎不容易克制自己——尔郎一向难以分辨是非。打从我们小时候开始，不管尔郎干什么，母亲都认为很对，父亲则认为很差。是的，他一定常跟你谈我们的母亲，你大概全知道了——”

克丽丝汀说，“就我记得，他只提过她两三次。但我看得出来，他深深爱她。”

冈诺夫柔声说：

“大概没有一对母子的感情这么深。母亲比父亲年轻多了。再加上她姐姐爱丝希尔德又遭到不幸——我们的叔叔巴德去世了，听说——是的，你一定知道了吧？父亲往最坏的地方想，他对母亲说——尔郎小时候，就向父亲扔过一次刀子——等他半大时，更不止一次为母亲而去掐父亲的喉咙……”

“母亲病重时，他和爱琳分手。母亲身上化脓生疮，父亲说是痲疯病，要把她送走——逼她以寄宿者身份住进修女会的医院。于是尔郎来接母亲，带她到奥斯陆——他们半路去找爱丝希尔德阿姨，她擅长医术，她和国王的法籍医生都说母亲患的不是痲疯病。当时哈肯国王诚意欢迎尔郎，叫他试试国王的外祖父“瓦德马之子艾瑞克”的圣坟。很多人在那边治好了皮肤病。

“尔郎跟母亲前往丹麦，但她到了史台德南方，在船上去世了。尔郎带她的尸体回家——是的，你要记得，父亲老迈，尔郎又是任性的孩子——尔郎带遗体回到尼达洛斯——父亲当时住在我们的城市寓所，不肯让尔郎进门——他说，他要先看看尔郎有没有染上疾病。尔郎骑马离开，一直奔到爱琳母子寄居的农场。后来他就不顾一切和她在一起，尽管他已早就对她生厌了。他一度主宰胡萨贝庄园，带她来住，叫她理家。她牢牢掌握他，说他若变心，应该得痲疯病——不过，克丽丝汀，我看你该叫女眷来照顾你了——他说着俯视她年轻的面孔，那张脸因恐惧和痛苦而发白发僵。他要向门外走去，她大声叫他：

“不，不，别走——”

神父安慰她说，“你已经痛得这么厉害，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用力抓他的手臂，“不是这回！冈诺夫——”他自觉没看过这么恐惧的表情。

“克丽丝汀——记住——你要记住，别的妇人都经历过，你的情形不会比她们凶险！”

“会，会。”她将面孔伏在神父手臂上。“现在我知道爱琳母子该代我坐在这边。我没成为他的姘妇以前，他曾发誓永远爱她，而且要娶她——”

冈诺夫平静地说，“你知道这回事？当时尔郎也迷迷糊糊的，你知道他的诺言不可能实现——就算大主教容许他们结婚，都不可能。你别认为自己的婚姻无效。你是尔郎正娶的妻子——”

“噢，他没娶我之前，我早就抛开一切生存的权利了。这比我所知更严重——但愿我死掉，这个孩子也别出生——我不敢看自己怀的是什么怪物——”

“上帝原谅你，克丽丝汀——你不知道自己胡扯些什么！你希望你的小孩胎死腹中，不受洗吗？”

“是的，无论出什么事，我腹内的胎儿一定是魔鬼胎。不可能得救的。噢，我要是喝下爱琳给我的毒液——说不定能补偿尔郎和我的罪过。——那我也不会怀这个小孩子。——噢，冈诺夫，我始终清楚——到我看见腹内怪胎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当初我该喝下她给我的麻疯毒液，不该逼死尔郎先立誓要娶的女人——”

神父说，“克利斯汀，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懂。那女人不是你逼死的。尔郎立誓时，年纪太轻，不懂法律和公理，他不可能实践诺言。他只能跟她带罪同居。她还受别的男人拐诱，尔郎知道了，想叫她嫁给那个人，她自杀不能怪你——”

克利斯汀实在太绝望，说话反而平平静静的，“你想不想知道她是怎么自杀的？尔郎和我一起豪根屯，她来了。她身上带了一个角质杯，要我陪她喝酒——我现在明白了，毒酒是为尔郎酿的。但是她发现我跟他在一起，就叫我——我知道有阴谋——她将角质杯凑近嘴唇的时候，自己一滴都没喝。但我乐意喝下去——我知道那些日子他一直让她住在胡萨贝，遂连生死都不顾了。这时候尔郎走进来——他拿刀逼她先喝。她苦苦哀求，他差一点放她走。我忽然鬼迷心窍——我拿起角质杯，催促尔郎说，“我们是你的两个姘妇，你不能同时留下我们两个人。于是她用尔郎的刀子自杀了——事后布柔恩爵士和爱丝希尔德夫人想出一条妙计，掩饰事情的原委——”

冈诺夫冷冷地说。“原来爱丝希尔德阿姨是同谋！我明白了——她拐诱你，害你落在尔郎手上——”

克利斯汀热烈答辩说，“不，爱丝希尔德夫人哀求我们——她苦求尔郎，也苦苦求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坚持抗拒——她叫我们要尽量光明行事——跪在我父亲眼前，求他原谅我们的过失。但是我不敢。我借口说我怕父亲杀掉尔郎——噢，其实我知道父亲决不会伤害一个自己投降求恕的男子。我借口说我怕他伤心，永远抬不起头来。不过，后来我欲证明，我不惜害父亲伤心——冈诺夫，你不会相信我爹是多么好的人——不认识我爹的人绝对不知道以前爹对我有多好。父亲一向深爱我。我不忍告诉他，当他以为我在奥斯陆陪修女们静坐，学习一切良知良德时，我却做出无耻的坏事——是的，我跟尔郎睡谷仓和城市旅馆的时候，在穿着见习修女的衣裳——”

她抬眼看冈诺夫。他的脸色白惨惨，硬得像石头。

“你明白我害怕的原因了吧？她在尔郎染上麻疯病的时候爱上他——”

神父用平静的口气问她。“你不会这么做？”

“会，会，会，”她那惨兮兮的面容浮出一抹往日疯狂的笑容。

冈诺夫说，“何况尔郎并没有染上疾病。除了父亲，谁都不相信母亲是害麻疯病死的。”

克利斯汀说，“但是我在上帝眼中等于麻疯病人。”她抓着神父的手膀子，将面孔伏在上面。“我现在罪恶缠身——”

神父用另一只手去摸她的亚麻布帽，“嫂子，你年纪轻轻，不可能罪孽深重，以致忘了上帝能驱除人体的麻疯病，也必能洗清你灵魂的罪——”

她仍趴在他手臂上啜泣，噢，我不敢确定，我不敢确定——冈诺夫，何况我没忏悔。我虽然害怕——我跟尔郎站在教堂门口，神父为我们主婚时，我害怕极了——我跟他进去

作婚礼弥撒——头戴金冠，肩披长发，因为我不敢将丑事告诉父亲——一身罪孽并未赎免，是的，我不敢向教区神父坦承真相——当时我害怕极了。但是我冬天来到胡萨贝这儿，看见自己一天比一天污秽，那时我更害怕，尔郎对我也跟往日不同——我想起当年他到史科葛庄园的深闺来过夜——”

神父尽力抬起她的面孔，“克丽丝汀——现在你不能想那种事！只要想想，上帝此刻看出了你的悲哀和悔意。向慈悲的圣母求援吧，她同情天下所有的伤心人——”

“你不明白吗？——我逼另外一个女人自杀——”

神父厉声说，“克丽丝汀，你竟这么自负，胆敢认为你的罪太大，超过上帝慈悲的爱吗？”

他一再抚摸她的亚麻头罩。

“嫂子，你不记得魔鬼诱惑圣马丁的情形？恶魔是不是问圣马丁，他答应一切罪人代求上帝发慈悲，他敢坚信自己的诺言吗？圣马丁主教回答说：‘就算你求上帝饶恕，我也敢保证上帝会原谅你——只要你抛弃自傲心，相信上帝的爱大于你的恨——’”

冈诺夫伫立一会儿，手仍然轻拍妇人的脑袋。他嘴巴紧闭着，心中则暗想——原来尔郎竟这样对待他的小新娘！

“安敦之女奥德芬娜”是最先赶来的女人。她在小庭堂找到了待产妇，冈诺夫坐在她身边，有两个女佣在室内奔忙。

奥德芬娜恭恭敬敬问候神父，克丽丝汀爬起来，伸手走到她面前：“奥德芬娜，多谢你赶来——我知道你家的人少不了你——”

冈诺夫以搜索的眼光看看来人。他也站起身：

“你这么快起来，实在太好了；我嫂嫂身边需要一个她能信赖的人——她对这片乡区很陌生，又年轻，事事不习惯——”

奥德芬娜低声说，“耶稣啊，她脸色白得像她的头巾！大人，你看我能不能给她喝点安眠剂？——我想阵痛加强以前，她需要休息休息。”

她忙着准备，动作却很安详；先摸摸女佣在地上铺的睡垫，叫她们再拿些垫子和茅草。接着她放几小锅草药在火上炖；然后解开克丽丝汀衣服的所有束带和绳结，最后更拔下她发梢的各种夹子。

满头金棕色的如丝秀发披在白脸蛋儿四周，她说，“我没见过更美的头发。”她忍不住笑几声：“就算你长期不遮盖，我想你的金丝也不会失去韧度和光辉。”

她轻轻扶克丽丝汀躺在地板的卧垫上，为她盖好毯子。

“喝点这个；疼痛可以稍微缓和些；阵痛的空当，想办法睡一觉。”

现在冈诺夫该走了。他走过去，低头俯视克丽丝汀。

她哀求道，“冈诺夫，你要为我祈祷。”

他说，“我会替你祈祷，直到你怀里抱着小孩——事后也会。”他又将她的纤手放回被单下。

克丽丝汀躺着打盹儿。她觉得还不错。腰部的剧痛来了又过去，去了又回来——和她

刚才的感觉不一样，每次阵痛一过，她就怀疑是不是幻想。经历了凌晨的痛苦和恐惧，她自觉已安度最恐怖最难受的时光。奥德芬娜轻轻走来走去，把婴儿服、毯子和皮裘挂在炉灶边烘暖——又搅一搅小锅，辛辣的气味飘进厅堂。最后克丽丝汀在阵痛间半醒半睡，梦见她回到柔伦庄的酿酒房，帮母亲染大块布——蒸气一定是树皮和荨麻发出来的。

不久，助产的贵妇人——光临——分别来自他们教区和柏西的各庄园。奥德芬娜退入女仆圈。黄昏时刻，克丽丝汀觉得阵痛加强了。贵妇们劝她在屋里散步，直到撑不住才停止。她非常难过——现在屋内挤满了女人，她得像待售的母马走给人家看。阵痛的空当间，她还让陌生的妇人用手提她的身体；并聚在一起讨论，最后负责指挥的拉斯佛德府主妇冈娜夫人说她可以躺下了。夫人将妇女分为两批，一批去睡觉，一批守夜观察：“是，过程很快就结束了——克丽丝汀，你大痛时尽管叫——别理睡觉的人。可怜的孩子，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她拍拍克丽丝汀的脸颊，柔声说。

克丽丝汀躺着咬嘴唇，用汗淋淋的双手猛捏被单边。好闷热——她们说理当如此。每次阵痛过去，她都汗流浹背。

空当间她躺着为女客们安排食物。她希望客人觉得她理家井井有条。她吩咐厨子托伯柔在煮鲜鱼的清水中加些酪浆。但愿冈诺夫不认为她违反斋戒的规矩。艾瑞克神父曾说这样不违规，因为酪浆不算乳品，何况鱼汤要倒掉。尔郎去年冬天买的干鱼千万不能碰——都腐坏生蛆了。

圣母玛丽亚——你看要过多久你才能帮助我呢——噢——现在痛得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她得再撑一段时间，才叫出来……

奥德芬娜坐在炉灶边，照顾几锅热水。克丽丝汀希望自己有勇气叫她来，握住她的手。现在若有熟人抓着她，她不惜付出大代价。但她不好意思开口要求……

第二天早晨，胡萨贝庄园仍安静得叫人不解。那天是玛丽亚弥撒日，一切工作都该在中午以前完成；但是男工们静静发呆，垂头丧气，吓慌的女仆懒懒散散做室内的工作。家人已渐渐喜欢年轻的女主人——听说她的情形不乐观。

尔郎站在院子里和铁匠交谈。他设法注意对方的话。此时冈娜夫人匆匆向他走来：

“尔郎，我们对你太太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你得过来——她若坐在你膝头，说不定会有帮助。进去穿件短大衣——但是要快；她处境艰险，可怜的小东西。”

尔郎满面通红。他记得听人说过——一个女人若无法娩出偷孕育的孩子，叫她坐在小孩生父的膝头，可能有点帮助。

克丽丝汀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毯子；两个女人坐在她身边。尔郎进屋，看见她缩做一团，脑袋钻进一个妇人膝前，滚来滚去——没有哼半声。

阵痛过去后，她抬起恐惧、迷乱的双眼；破裂的棕色嘴唇张得好大。肿胀的红脸已失去一切青春美丽的痕迹——连头发都脏兮兮黏做一团，夹着碎茅草和羊皮上脱落的碎毛。她望着尔郎，起先好像不认识他，等她弄清楚女士们叫他来的用意，她猛烈摇头：

“照我家乡的习俗——女人生孩子，男人不该在旁边——”

尔郎柔声说，“朵夫瑞北方这儿的人偶尔这么做。克丽丝汀，若能缩短你的疼痛期，你一定要容许——”

“噢——！”他跪在她身边，她伸手搂住他的腰，用力贴紧他，身子蜷蹲着，不住发抖，闷声和阵痛搏斗。

阵痛过去后，她气喘吁吁说，“我能不能单独和我丈夫说两句话？”女人都退开了。

克丽丝汀耳语道，“你答应她说的那件事——等她守寡，你要娶她——是不是在她分娩的时候——欧姆出生的那天晚上？”

尔郎张口喘气，仿佛心口挨了一拳。然后他猛摇头说：

“那天晚上，我留在城堡——因为我手下的军队站岗。第二天我回到住处，他们把男婴放在我怀里——克丽丝汀，你一直想着这件事？”

“是的——”阵痛袭来，她又抱紧他。尔郎擦去她脸上的汗水。

她静下来以后，他问道，“现在你知道了，你肯不肯我照冈娜夫人的吩咐陪你？”

克丽丝汀又摇摇头。最后妇女们不得不让尔郎走开。

这一来她的耐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她痛得大声尖叫，哭着求援。女客们说要去请她丈夫，她却又大喊：不——她宁愿痛死——

冈诺夫和同行的书记到教堂去作晚祷。除了陪产妇的女人，庄园上每个人都参加了。尔郎没等仪式完成就溜出教堂，向南往屋群走去。

幽谷对面的山顶西方，天空呈黄红色——温暖又清明的春日黄昏，暮色逐渐降临。星星稀稀疏疏出现，在浅色天空看来白灼灼的。湖边的树林有薄雾飘呀飘——向阳的田野露出几块光秃秃的地面，空中传来粪土和融雪的气味。

小庭堂位在屋群的最西端，前面的土地慢慢斜向山谷。尔郎走过去，在墙背后站了一会儿。他倚着木墙，木料还带着太阳的余温。噢，她的喊声——！他听过一头小母牛在熊掌下哀嚎——事情发生在他们的畜场上，他当年还是半大的小伙子。牧牛夫亚安布柔恩和他向南冲过树林。他记得那毛茸茸的巨物站起身，原来是一只张着红嘴巴的大熊。亚安布柔恩的矛枪在熊掌下折断了——尔郎吓得发呆，他立刻抓起尔郎的矛枪。小母牛还活着，乳房和大腿已经被吃掉了——

克丽丝汀吾爱——噢，克丽丝汀吾爱——！主啊，为了圣母，请发发慈悲——
他奔回教堂。

女仆端晚餐进大厅——餐桌没架起来，她们把食物放在炉灶边。男人自己拿面包和鱼，走到板凳旁，闷声坐好；他们吃了一点儿，但是谁都没有胃口。餐后没有人来收碗碟，没有一个人起身去安歇。他们坐着看炉火，彼此不交谈。

尔郎躲在床边的角落里——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的脸色。

冈诺夫神父点了一盏小手灯，放在高席的把手上。他自己拿一本书，坐在板凳上阅读——人坐在那儿，嘴巴不停地掀动，无声无息，不休不止。

有一次“哈尔德之子武夫”站起来，走到炉边去拿一片软面包，然后在薪柴间翻找，检出一根棍子。他沿着大厅走过去，来到门边老阿恩静坐的角落。两个人忙着弄武夫藏在斗篷下的面包；阿恩则雕刻那根木棍。其他的人不时看看他们。过了一会儿，武夫和阿恩

起身离开厅堂。

冈诺夫目送他们俩，没有说话。他继续祈祷。

有个小伙子在板凳上睡着了，摔下来滚到地板上。他爬起身，困惑地打量四周，叹气，又坐回板凳上。

“哈尔德之子武夫”和阿恩悄悄进来，回原位坐着。男士们看看他们，但是没有人开口。

尔郎突然跳起来。他横越大厅向家人走去，脸色灰白如泥土，眼神空空洞洞的。

他说，“你们没人知道什么秘方？”又悄悄说，“你呢，阿恩？”

“没有效。”武夫悄悄回答。

阿恩抹抹鼻子，“我看她注定不该有这个小孩，所以魔咒和祭品都不生效。尔郎，真遗憾——你这么快就失去和蔼的少妻——”

尔郎绝望地说，“噢，别这么说话，活像她已经死掉似的。”他回到角落中趴倒，脑袋伸进床头。

有人一度出去又回来，他说，“月亮在高空、清晨眼看要到了。”

稍顷，冈娜夫人走进大厅。她顿然坐在门口的乞丐凳上——白发四面隆起，头饰滑落在肩头。

男人起身——慢慢向她靠过去。

她流泪说，“你们来一个人架着她。我们实在架不动了。冈诺夫，你得去看她——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冈诺夫站起身，将祈祷书塞进他腰带的皮囊里。

“你也来，尔郎。”夫人说。

走到门口，他听见刺耳的狂叫声——尔郎止步发抖。他在一群哭泣的女人间瞥见克丽丝汀那扭曲变形的脸——她正跪立着，由一群人架着她。

门边趴着几位女仆，面孔伏在板凳上；不停地出声祈祷。他跪在她们身边，双手夹着脑袋。她发出一阵又一阵尖叫，每次他仿佛都感受着冷冰冰的恐怖剧痛。不可能出这种事嘛……！

有一次他鼓起勇气看那边。现在冈诺夫坐上她面前的一张矮凳，由腋上架着她。冈娜夫人跪在他身旁，双臂搂着克丽丝汀的腰肢，但是克丽丝汀恐怖兮兮挣扎，硬要推开对方。

“噢，不——噢，不——放开我——我受不了啦——上帝，上帝，救救我——”

神父一次又一次说，“克丽丝汀，上帝很快就会救你的。”一个女人端着水盆站在附近，每次阵痛完了，她立刻拿一块湿布为克丽丝汀擦脸——擦去她发根流的汗，以及嘴唇间冒出的黏液。

后来她脑袋向前垂，落在冈诺夫的双臂间，睡着片刻——不一会儿，剧痛又把她给催醒了。神父继续说：

“喏，克丽丝汀，你马上会得救的——”

没有人注意现在是深夜的什么时辰。曙光已经由出烟孔渗进屋内了。

一阵长长的狂叫之后，她突然静下来。尔郎听见妇人忙上忙下——他想抬头看；但他听见有人哭；又退缩了——他不敢探究实情——

克丽丝汀叫声又起——一阵高亢的哀声，和刚才动物般疯狂的哭喊不一样。尔郎跳起来。

冈诺夫俯身站立，架着仍然跪地的克丽丝汀。她以恐怖的眼神望着冈娜夫人裹在羊皮中的一个东西——暗红色的一团，活像动物屠体的内脏。

神父把她拉近身：

“克丽丝汀——你生下一个天下母亲都要为此谢恩的漂亮儿子——他呼吸了！”他热心对哭泣的妇人说。“他呼吸了——上帝不至于那么狠心，不听我们祷告——”

神父说话的当儿，奇景发生了。小母亲疲惫和困惑的脑子浮出一个幻象，她记得当年在修道院花园见过一朵花苞——里面冒出红红皱皱的花瓣——然后展成一朵鲜花。

那团不规则的肉块动了——发出声音——向外伸展，化为一个酒红色的小娃儿——有臂，有腿，有手，有脚，手指和足趾都完完整整的——他挣扎和喘气……

“好小，好小，他好小喔——”她以细细哑哑的嗓门叫道，接着往后一沉，又哭又笑的。四周的妇人忍不住笑出声，并擦干眼泪，冈诺夫把产妇交给她们。

他说，“把娃儿放在揉面钵去滚，让他哭个痛快。”那群妇人将新生儿带到火炉边，他也跟过去。

克丽丝汀晕倒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有人已为她脱下汗淋淋的衣裳，一股温暖和康复的快感流遍全身——她们在她身上放了几小袋熟荨麻汤，又为她裹了热毯子和皮毛被褥。

她要讲话，有人叫她安静。屋里静悄悄的，寂静中传来一个她想不起的嗓音。

“——尼古拉斯，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

还有涓涓的水声。

克丽丝汀用手肘支起身子往外瞧，炉边站着一位穿白色法衣的神父，“哈尔德之子武夫”正由一个大铜盆抱起一个红扑扑的裸体小孩，交给教母，并接过她手上的蜡烛。

教母抱着她的小孩哩——现在他叫得好大声，几乎淹没了神父的话。但是她累极了——她不管，只想睡一觉。

此时她听见尔郎的声音，正慌张又害怕地说：

“他的头——他的头型好奇怪。”

妇人平静地说，“肿起来了，没什么奇怪——这小子，他为生命挣扎得好苦。”

克丽丝汀大声说了一句话，她仿佛连内心深处都苏醒了——这是她儿子，他和她一样为生命奋斗过。

冈诺夫迅速回头笑一笑——他拿起冈娜夫人膝上的一个小襁褓，抱到床边，把小家伙放在母亲怀里。她满腹柔情和兴奋，用脸蛋儿猛揉布包里露出的红色小嫩脸。

她抬眼看尔郎。她记得以前见过他这种苍白和凄惨的脸色——她脑袋晕眩，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了——但她知道自己用不着去记。看他站在他弟弟身边——而神父弟弟把手搭在

他肩上，实在太好了。她仰视穿白麻布僧衣和袈裟的高个儿，内心涌起无限安详和安全的感；那一圈黑发下的瘦圆脸显得好有力，但他的笑容标致又和蔼。

尔郎将匕首插在母子背后的木头墙柱上。

神父笑道，“现在用不着，小孩已经受洗了。”

克丽丝汀想起爱德温修士说的一句话。他说，新受洗的婴儿跟天上的天使一样圣洁。他已洗除父母的罪孽自己则尚未犯罪。她怯生生轻吻那张小脸。

冈娜夫人走过来看他们母子。她精疲力尽，而且很气孩子的父亲，他居然不懂得向帮忙的贵妇人说一句谢谢。神父抢过她手上的小孩，抱给小母亲，她也很生气——这件事该由她来做才对，她为产妇接生，而且是孩子的教母。

她气冲冲说，“尔郎，你还没问候你儿子，或者抱一抱他。”

尔郎抱起克丽丝汀怀中的小娃儿，用脸颊碰一碰他。

他说：“纳克（尼古拉斯的昵称），除非我忘记你把你娘折磨得这么惨，我怀疑我会真心喜欢你。”说着又把孩子放回克丽丝汀身边。

老太太忿然说，“是的，你尽管怪他吧。”冈诺夫神父笑了，于是冈娜夫人也笑起来。她要把小孩放在摇篮里，克丽丝汀一再要求多留他一会儿。不久她抱着小孩睡着了——依稀知道尔郎轻手轻脚碰碰她，惟恐一碰就会害她不舒服，然后她又睡着了。

5

小孩出生的第十天早晨，尔郎兄弟单独在大厅里，冈诺夫神父对他哥哥说：

“尔郎，我觉得你该捎信儿向岳家亲戚报告嫂嫂的情形。”

尔郎答道：“我看不用急。柔伦庄的人听说我们家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不见得会高兴。”

冈诺夫说：“你相信去年秋天克丽丝汀的母亲不知道她有问题吗？她若知道，那她现在一定很担心——”

尔郎不答腔。

稍后，冈诺夫坐在小厅堂陪克丽丝汀说话，尔郎走进屋。他头戴皮帽，身穿粗羊毛短外衣、长马裤和软毛皮靴。他俯身拍拍妻子的面颊：

“克丽丝汀——要不要我代你问候柔伦庄的人？——现在我要往南走，去报告我们生

儿子的消息。”

克丽丝汀面红耳赤——她顾得又害怕又开心。

尔郎正色说：“你父亲有权要我亲自去报告。”

克丽丝汀静静躺了一会儿。

她柔声说：“告诉我家的人，自从我离家之后，我日日渴望拜倒在父亲和母亲跟前，求他们谅解。”

尔郎不久便离开了。克丽丝汀没问他要怎么走法。冈诺夫陪哥哥到庭院。庭门外摆着尔郎的雪橇和一根矛枪头拐杖。

冈诺夫说：“你乘雪橇？谁跟你去？”

尔郎笑道：“没有。冈诺夫，你应该最清楚，谁要乘雪橇和我同行，可不轻松哩。”

神父说：“我觉得这样太傻气太鲁莽了，听说今年豪依兰森林有很多狼群——”

尔郎笑一笑，开始系好雪橇带子。

“我想天黑之前我可以到杰兹卡畜场附近。现在白昼加长了。第三天傍晚就能到柔伦庄——”

“从杰兹卡到正规的大路，中间很不好走——要经过阴恶的雾坑，你知道冬天那些畜场也十分险恶。”

尔郎仍旧笑着说：“你不妨把打火用具交给我，以防万一——万一女妖渴望我求爱，而我是已婚的男人，不能办到，我只好把打火用具扔给她。算了，弟弟；现在我要照着你的吩咐去做——把自己交给克丽丝汀的父亲，请他提出他认为公平和合理的补偿条件——至于旅行的方式，你至少能让我自行选择吧。”

这一来冈诺夫神父不得不同意，但他严格吩咐家人别让克丽丝汀知道尔郎是一个人走的。

尔郎冲下西尔教堂坟场时，南面的天空呈浅黄色罩在深蓝的雪山顶，雪橇压过雪壳，发出嘶嘶和嘎扎嘎扎的声音。天上有半轮明月，在暮色中白茫茫的。

柔伦庄的炊烟由出烟孔袅袅升上晴空。里面传来斧头声，在寂静的乡间听来很有规律，却也冷冰冰的。

大门口有一群村犬冲出来，对陌生人狂吠。院子里面一群毛茸茸的山羊小心走着，在晴朗的薄幕下显得暗黝黝——它们正在咬院子中央的一堆松枝。三个穿厚重冬衣的小孩在羊群间奔跑。

此地朴实的安详感给予尔郎奇异的感受。他不安地站着等劳伦斯出来见客——劳伦斯刚才站在木棚边跟一位劈篱板的男人交谈。当他看出来人是他女婿，猛然停下脚步——将手上的矛枪用力插在雪地上。

他低声问道：“是你？一个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稍顷，他才加上一句：“你怎么会这样跑来？”

尔郎打起精神，望着岳父的面孔。“是这样。我想我必须亲自告诉你一个消息！克丽丝汀在玛丽亚弥撒日早晨生下一个儿子。——是，她现在很好。”他匆匆说。

劳伦斯伫立片刻。他用力咬下唇——下巴微微颤抖。

“原来是这个消息！”他终于说。

小兰波走过来，站在父亲身边。她抬头望，面孔红润润的。

劳伦斯说：“安静。”其实么女没说半句话，只是脸红而已。“别站在这边——走开——”

他不再开口。尔郎弓身站着，身体倚着左手的拐杖。他俯视雪地，右手插在胸口。劳伦斯指一指他：

“你是不是受伤了。”

尔郎说：“有一点。昨天夜里我在暗处撞到几块光秃秃的大岩石。”

劳伦斯抓住他的手腕，轻轻摸一下。他说：“我想骨头没断。你亲口去告诉她娘吧——”蕾根福莉走进院子，他则向大庭走去。她愕然目送丈夫——然后认出尔郎，连忙迎向他。

尔郎再度报告生子的消息，她静静听。他最后说：

“我想去年秋天她出嫁前，你也许看出征兆了——现在一定正为她担心——”

她听了，眼里含着泪光，用颤抖的嗓音说：“尔郎，你能想到这些，真周到。自从你带走她以后，我确实天天为她担忧。”

劳伦斯走回来。

“这儿有狐狸脂肪——我看你的脸颊冻惨了，女婿。你得在外室逗留一会儿，等蕾根福莉为你包扎，让你解解冻——你的脚怎么啦？——你脱掉鞋子让我们看一看——”

家人进来吃晚餐，劳伦斯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吩咐拿烈啤酒来庆祝。但是酒宴的气氛并不热闹——主人自己只喝一杯清水。他请尔郎原谅——他小时候就立下誓言，斋戒期只喝清水。所以大家清清醒醒坐着，一面喝酒一面拖拖拉拉谈话。孩子们不时过来找劳伦斯——他们来到膝前，他伸手搂着他们，但是小家伙跟他说话，他答得心不在焉。尔郎跟兰波开玩笑，她回话很失礼——似乎表示她不喜欢姐夫。她今年八岁，活泼漂亮，但是长得不像她姐姐。

尔郎打听另外两个小孩是谁。劳伦斯说，男孩子是圣布庄园的么儿“特龙德之子哈瓦”，他跟成年的兄姐在一起，觉得很无聊；去年圣诞节他决定跟姑姑蕾根福莉回来。小女孩是布拉卡沙夫庄园的“罗夫之女海嘉”——那边办完丧事后，亲戚只得带孩子们回家照顾——让他们看见父亲的现状，实在可怜。兰波很高兴有表兄弟姐妹做伴。劳伦斯说：“蕾根福莉和我渐渐老了，这小家伙比克丽丝汀淘气、爱玩。”——他摸摸女儿的卷发。

尔郎走过去坐在岳母身边，她问起克丽丝汀分娩的情形。劳伦斯注意听他们说话，但是不久便站起来，穿过房间，戴上帽子，披上斗篷。他说他想到神父公馆——他要请艾瑞克神父过来喝一杯。

劳伦斯走常走的田间小径，前往罗曼庄。此刻月亮由山背慢慢下沉——千万颗星在白茫茫的山顶上空闪烁。——他希望神父在家——单独和那群人坐在一起，他实在受